續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六

乞休第十一疏

奏為臣濟無能力窮身病懇求
天恩即賜罷斥事今閣中諸臣惟臣年最老身亦最病筋力衰憊步履不前自長安門至閣不里許常數歇而後至位本章稍多議擬俯煩輒眩暈昏迷不能執筆日前將已有
旨錯寫作已有知蒙
聖恩矜宥又吏部所覆順天巡撫參縣官徑去疏內云照題明事例臣將題明看作趙明以為

人之名姓擬入票中非賴同官看出改正其
貽咲于天下不知何如種種差訛率皆如此
因嘆此官非但庸劣人不能做即非精力強
壯人亦必不能做 臣 之老耄委難勝任又加
以不寐之病久而不愈痰火日盛痔瘍後發
脾泄腹鳴元氣耗盡一日之間常眩暈數次
頃者請假調理痊可無期此即在太平無事
時尚不能支況今方內紛紜盜賊四起請兵
請餉章奏沓來每當發擬茫然無措欲刪之
計部則計部已窮欲請之

內帑則內帑有限欲懸之
皇上改折十庫錢糧及節省內供諸費則
皇上又以舊例難更未肯遽劃直東手以待其斃
耳夫滇黔之土司齊魯之妖賊山海之修遼
撫虜皆安危存亡所係而總在于錢糧之有
無臣于此事既莫展一籌若復安坐優游養
成禍亂非但天下萬世罪責莫逃即反之此
心豈能一刻安耶加以朝端難處事體層見
疊來一事未了又復一事凋傷力竭衆志難
平竊此愈愁愈病愈病愈愁至于今日則七

尺之編且不能保尚敢問天下事哉
皇上聖明天縱近益明習政務本章
俯諭多臣智慮之所不及諸所發摘指示又多臣
耳目之所未到臣偶伸愚見中使常責臣不
逮
旨不憚當不為
皇上出力臣老病昏愚不稱任使其為當去為萬
無疑矣然非病極無聊亦安敢控辭迫切如
是伏乞
聖慈矜臣憐臣亟行罷斥今南歸路絕臣亦不敢

逕生還故鄉俾得釋此重負爲裝潢編輯於聖
世懸名于青史於願足矣臣不勝冒死哀鳴
祈懇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讜亮弼朕新政裨益良多時事紛遝
方賴元老主持歸于畫一豈得堅意引疾言去
顧念
皇祖眷倚之篤亦何能恝然舍與方行卿爲首臣
還宜遵屢旨即出奉先百條以光典禮愼毋再
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十七日

辭爵辭册揭

該臣奏

命下

册以足痛具辭未蒙

聖允竊惟如此

曠典苟少可奔馳就不樂趨第別事猶可勉強而

步履艱難必不可強以蹩躄之病臣而當

封册之大禮其不光甚矣況同官諸臣濟濟足供

任使又不必以此而困臣者伏望

聖慈仰行

改遣以便遵行奉

聖旨覽卿奏改遣次補纘捧冊

天啓　年七月十八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奏爲苦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 臣 受事已十日當時勢之艱難毫無補益初猶勉力奔走今奔走亦不能矣初猶時病時愈今無日而不病矣

神祖大祥

慧妃封冊此皆典禮所關而 臣 偃臥病榻不獲隨廷臣後一展趨蹌之敬倘非困苦無聊何敢如此日者同官臣沈漼禮臣孫愼行樞臣張鶴鳴黃克纘相繼得請皆蒙我

皇上念其懇辭不強以所不堪臣奉職無狀雖不敢望如諸臣然而支離衰憊之狀額祈陳訴之情較之諸臣更加數倍

皇上既體恤諸臣矣獨不爲臣一動念乎使臣在此而少能自效即老死長安亦何不可乃才盡力竭無可奈何而諸曹事務臣亦毫不與聞只計臣以錢糧匱乏之時來告訴臣又莫能爲畫竊觀諸臣之意似安排一誤

君誤國之罪以歸于臣臣亦安能嘿然而受之頃臣鄉按臣鄭宗周疏請另擇任勞任怨公忠

體國之州以濟特深其言甚切不可不聽然今閣中人多必臣先避賢路乃可別推此亦目前救時一急務也伏望
皇上亟賜允行至臣病苦真情前疏已具
皇上吉祥善事駢至沓臻臣不敢以不祥之語屢瀆
天聽允望
聖慈矜憐即行罷斥毋使其躑躅哀鳴煩聒無已如遲延不決則臣爲困窮無告之人當抑欝以死亦終不能事

皇上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將事艱難卿識力謀猷匡濟允賴所望靖共一念表率百僚共勵匪躬之節登劾諸臣悉然求去閣務繁重軍國大計卿宜即出主持副朕
眷倚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謝宣諭疏

奏為欽奉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李永貞棒出
聖諭諭元輔卿先朝首臣輔朕直亮忠誠為國勤
野悉知前已有旨望卿速出却復行陳請久偃
私寓豈成政體今邊疆未靖邪教肆虐且多事
之秋正賴卿持平決策贊襄國事况講筵在即
還遵屢旨翌日入閣供事以副朕行望之意不
得再有託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扶掖叩頭

謝

恩詎竊念臣庸劣無能先後備員綸扉已經十載

雖犬馬之力不敢不竭曾無分毫之效乃蒙

皇上念及

先朝首臣嘉其忠誠爲國而責以多事之秋望其

即出臣心非木石能不感奮惟是老病困苦

之真情窮蹙不堪之罪狀已涕泣而告文書

官凡聞臣之言者無不動念假使得達

天聽亦必哀憐而釋臣矣今邊疆雖未靖而內有

樞臣外有經督撫鎮諸臣若肯合心併力着

實做事何待于臣如其不然而彼此觀望遷延度日即百臣亦無所用徒多臣在此反使得藉口卸罪而懈其任事之心也至于邪教肆虐則山東撫臣已力任之各處撫臣亦協剿之想旦夕間必有奏報臣連日未敢陳乞者亦欲待此消息而後行耳今綸扉尺地尚有五臣足爲

皇上辦事而御史臣鄭宗周又請另擇任勞任怨公忠體國之相臣商之同官皆以爲宜如此則何患于無人而何必苦留此老病無用之

臣爲哉伏望
皇上即勑下吏部如宗周之請亟行推舉
曲沛恩慈恕臣之罪而放之歸臣感戴
聖恩世世啣結于無窮矣所奉
聖諭臣謹珍藏爲傳家之寶其未盡之衷容臣嗣
陳臣不勝悚息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體朕眷倚至意即
出輔理勿復瀆辭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三疏

奏爲微誠未能動

天再懇

聖慈曲垂憫念事 臣卧病三旬屢乞骸骨情真詞

苦竊意必蒙

皇上之憐放乃屢

旨慰留加以

宣諭 臣每一捧誦輒感極而繼以泣使有分毫之

力可以自效敢不黽勉少留以報

聖恩顧老病日增精神耗盡無夜得安眠無日不

骸骨雖言談狀貌尚稍似人形而氣脉神明已槁無生意加以痔瘍溺血常至傾盆側又足脛痛徹夜號呼即日間扶掖強起不踰片時又復傾倒似此殘軀豈復能負山奔走數里供票擬之役哉此猶自 臣 一身之狼狽言耳若論人臣去就大義只有兩端當可爲之地操得爲之權則不當去卽不可爲不得爲而人猶不責其必爲則猶可浮沉而不去今 臣 居此地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可爲耶而今日人情自票擬而外有一事之不罪責于 臣

聊當

御覽肖　皆有疏云論利害則共推閣臣于事中

惟恐有一毫之推諉論事權則共推閣臣于

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彼時閣臣體面尚

有可觀而臣已如此矣況在今日事體又

大不同而臣之衰病怵迷又十倍于往日即

使可為得為亦萬萬不能為哉在廷諸臣亦

有欲留臣豈不知其不能不避欲縻之以富

罪耳臣非貪位固寵之鄙夫無功名富貴之

俗腸何為坐俟禍敗遺訕千秋誰非臣子而

獨蒙此辜也雖臣之迫切求去原因老病意不在此但事勢之必不可不去此亦一端故敢冒昧而直陳之萬望
聖慈大發惻隱之心俯鑒臣官俾得為獨保以沒世臣死且不朽夫避難惡名也逆
君大罪也而臣甘蹈之則其情之萬不得已亦可見已臣不勝悚息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臣懷計安社稷之心自不避為瞻顧身名之想且審勿辭艱功在邊外從來國家多事人請責難倚毀何必在念宜一意佐理匡濟

府艱講筵在卽知卿卿所患已愈何得不亟出一

見以慰朕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初九日

又謝　宣諭疏

奏爲三蒙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鴻臚寺堂上官林出吏科給事中甄淑

一本奏

聖旨朕以軍國大計倚重老成已屢有諭旨元輔

忠誠體國自當感動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敦趣即出愼毋再延該部知道欽此　臣謹設

香案扶掖叩頭謝

恩訖竊念　臣臥病月餘疊承

綸諭揆之臣義委爲不安但臣之真病真不能供職非獨皇上不及知即凝淑亦不知也凝淑非但不知臣之病且不知臣之無能其所稱引四方之多事而云誰秉國成恐于坐視夫臣正惟不忍于坐視而其力又無如之何故惓惓懇懇必欲求去以免誤國之罪耳淑試思自臣受事以來曾有一籌半策足濟時艱乎滇黔亦曾之變非臣就政日之所致乎至于各部尚書之推用自吏部事與臣何干而亦以責臣也

[illegible]陛

奏調臣事

[illegible]七八年今何以遽去不知當

湘將臣年方五十餘精力尚強今去之十五六

年矣人生幾何多一年則增一年衰老況又

加之以病乎彼時閣中又只有臣一人勢不

得去後添方從哲

三四隨即放臣今閣中有五六人矣何必苦留臣

也臣在病榻中展轉思惟今軍國所急只兵

食兩端兵事則臣承宗任之無待于臣若糧

餉雖有尚書臣汪應蛟料理而中外匱竭無
可措處各鎮之訴窮告急章疏屢來至不忍
讀臣亦無能為計由此言之臣雖勉留何益
于事惟是君命如此不敢久違容再調理一
二日即勉強入直候延數時如筋力不支再
行陳請終望
聖慈之憐憫耳其糧餉緊急乞
勅戶部會集廷臣講求長策仍望
睿明留神省覽俯賜施行有食則有兵而天下之
亂不難平矣臣職在票擬其伎倆亦止于此

好甦淑仁之所以責臣臣終不能任也臣不勝

感激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明日經筵卿入侍慰

朕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請餉金用

今各處盜賊蜂起警報日至皆以請兵請餉爲辭該部苦于匱乏束手無措而西虜撫賞之費部中又無此舊額決難答應故亘承宗不得已以發帑爲請業已擬上恭聽

聖裁矣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龍招募遼兵須餉銀三十萬滇南被圍已經半載併蒙

俞旨給前發帑銀十萬兩而前銀已盡該部屢行疏請尚未

允給保定巡撫以畿輔重地武備空虛加以浮滌

爲災妖賊作亂亦請帑金三十萬爲募兵之用此三項似皆目前至緊至急之事勢不容緩然亦不能如數盡給臣等於各疏各擬十萬兩少應其請極知帑金有限給發已多不宜復濟但此皆安危利害之所關難以坐視臣等不得不爲一言非敢輕視內帑而爲此無厭之求也伏望

聖明裁察施行

天啓二年八月十二日

爲雲南再請發金摺

臣等昨擬

發帑金十萬以給滇餉復蒙

發下再擬蓋

聖意以前此已

發有帑金卽於其中取用不知前此所發皆係川

貴之餉解發已盡而雲南一省未沾分毫今

戶部無從設處故奏

旨已兩月餘竟成洗閣若不蒙

恩沛發則終孤雲南之望矣況今遠民窮困思亂

前發賑濟銀復那作屯田之用今戶部所請
十萬雖充雲南兵餉而實留此賑濟遼民即
將兩廣遼餉抵解雲南是亦兩利之道也不
然則雲南之待餉與遼民之待賑兩無所虛
而臣等亦莫知所爲計矣不得已謹將原疏
再加改正恭請
聖裁日瀆之罪倂丐
聖慈原宥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八月十三日

為戶部請帑金揭

蒙

發下戶部借帑本

上傳不允又於工部本傳令戶兵二部借還銀十

萬兩又於御史馬鳴起本傳問遼餉五十八

萬令作何川令臣等擬上臣等竊惟

內帑借發已多今之存積想亦無幾乃頻頻請

發請借非但

皇上以為不可即臣等亦厭之非但臣等厭之即

該部亦自有難於言者但今各省錢糧徵解

不前而川貴雲南湖廣四省各以兵興支用山東積欠至百餘萬該省撫按因妖賊作亂尚以兵餉告責戶部即戶部日日督催終無分文之入其各處加派新餉又多議留議減茫無着落

皇上但知邊餉之有定額而不知今日錢糧其縮於額內與浮于額外者更不可以數計也即諸臣之議增兵議添餉議免加派者亦皆據其一隅之見而不知錢糧之難處一至此也

臣向尚在

皇祖時見各邊請餉急如星火戶部官困苦不支
借兵工二部庫銀借太僕寺馬價動至數十
萬彼時九塞疲如此則封無警而廣乏之狀已
如此矣况今用兵今以兩狎狂諸虜俱動者
能已犯延綏下失免又全塞下各鎮請餉請
市賞之費其言皆至苦至急不能一刻緩而
戶部帑如懸罄無以應之安危治亂之機抈
于呼吸非細故也
聖意不允臣等何敢強瀆但事體重大不敢不陳
仍擬兩票恭請

聖裁如蒙
皇上俯發當勒令解到即行補還一轉移間而可
以解燃眉之急
社稷封疆咸有利賴矣其邊餉五十八萬料必通
融以充山海諸處兵餉倘有此項餘剩存留
不發御史之言殆亦未察其情實也至于科
臣方有度等請補閣臣亦見時事之艱難須
廣求才賢以資匡濟臣向爲已兩次上
請有度亦緣臣等之意而言之耳若疑其有所爲
化則臣等敢保其必無也統望

聖慈炤察

天啓二年九月初一日

請停刑摺

今歲奉

旨審錄此

國家定法自當衆行然稽之前事

朝廷每有大禮慶典輙

特旨停免盖以廣好生之德昭法外之恩且以見

吉祥善事宜合天下之懽心而雖法所不原

之人亦得以沾被

帝澤頌祝于徘徊中也今

宮庭之內將有大慶四海臣民一聞

傳諭無不舉手加額曰吾
君畜斯麟趾之祥開于今日于萬斯年永錫祚胤
宗社之休莫大乎是非尋常慶典所得而擬也燕
之
信王受
爵亦在旦夕
皇上因心友于之愛何如忻懌故在廷諸臣莫不
望有停刑之
旨而責臣等當爲上請臣等職在輔導仰體
皇上慈祥惻怛之心同符堯舜故敢冐昧一言或

恐

皇上疑臣等爲遼東失事數臣求寛則臣等竊謂

皇上如天然天不以雷霆之當用而輟其雨露之

施

皇上亦不以數臣之當罪而靳其喜慶之澤卽欲

以數臣明法則數臣之累囚拘繫待命囹圄

于刑章已正而人心亦已惕然而知警矣況

王化貞有恩于西虜同官臣承宗至關外親

見諸酋爲之涕泣請命卽熊廷弼有流言其

著兵賞因包藏不測者此情理之所必無合

湖廣之縉紳無不以身家保之廷弼與化貞
共罪同科殺廷弼則必殺化貞殺廷弼化貞
則從前之失事者皆不可免自遼禍以來我
之文武吏士隕于奴酋者多矣一旦而復使
十數大吏駢首市曹以快逆虜之心亦
聖慈之所不忍也臣　等尚期歲月閒以
宗社之福
皇上之威靈殄滅醜類恢復舊疆當爲數臣乞殘
生于湯綱中如其不然則雖非命國服更復
何辭而數臣亦可以無憾矣臣　等聞之帝王

之道仁義並原然仁可過也義不可過唐[illegible]

徐有功有云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

大德 臣等惓惓以停緩為請總之欲成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之仁而已若其借此以市恩

徼寵則神誅鬼責自無所逃 臣等必不敢也

伏望

聖慈曲垂鑒炤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還遵前旨行該衙門知

道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日

再請停刑俟
臣等昨以
朝審事仰瀆
天聽未蒙
聖允然亦
亮其愚昧曲
賜優容臣等惟有感激何敢再陳但細思之
皇上臨御方新
繁禧懋介
湛恩蕩澤沛及萬方今

宮壼之中
朝廷之上
慶典稠仍人情胥暢若乘此悅豫之時而弘開一
面之網使太和元氣薰蒸於宇宙間未必非
導祥迎休之一助也聞九卿諸臣亦且合疏
上請故臣等敢再冒昧一言伏望
聖慈俯垂鑒炤
特勅法司暫免今歲朝審使天下曉然知
曠蕩之恩出自
聖意臣等亦惟與中外臣民歡呼頌祝于無疆而

已蠻瀆之罪統望
慈原[臣]等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回奏停刑摺

該文書官王進忠恭捧

聖諭到閣

諭內閣朕今宮中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億兆之祥但刑獄重犯甚多本當審决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都着牢固監候慎防出入挾帶疎虞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強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不得姑息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欽此臣等莊誦

明綸不勝欣忭竊念自

皇上御極以來
恩德廣被含生之倫無不頌戴惟此纍囚雖犯不
貸之罪而其求生望
仁之心尤為迫切今以
宮壼之慶得蒙寬宥之恩
諭旨一傳其歡忻鼓舞于囹圄中者真不啻朽木
之回春而白骨之再肉即天地生育之德猶
未足云喻普天率土孰不祝
聖壽于萬年
徽慶圖而昌祚胤邪與天而無極矣臣等謹

即傳示該部遵行原本

諭札敕尊藏閣中護具回

奏以聞

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留鄒都御史疏

奏為臺臣人品自真科臣求多太過謹陳愚衷以質公論以聽

聖裁事頃科臣朱童蒙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臣已奉

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為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于明歲之考察恐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戶釁與互為勝負近當事者剃盡

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
及此未嘗不嘆息于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
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于公平即元標議
論亦是如此此無奈人情多端過生猜忖必遂
去元標而後快也元標在
皇祖朝直聲震于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為忠
臣淹伏數十載海內共惜
皇上援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
清朝盛舉臣素不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
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負氣能置

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或者謂其居山已久于世局有所未諳宅衷太虛于人言有所易入然于元標之本色自無所損允厚所列舉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于張居正之事與則楚人請之 臣等擬之功罪原不相掩彼何妨並存元標之不言 臣方服其兼成心奈何更以為罪欲併其一生之大節而抹摋之何其甚也元標在朝如麒麟鳳凰自足為瑞如渾金璞玉自足為型何必規規然責以服乘之能雕鏤之技哉若逐去元標則其他之

講學氣節如元標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
爲不平紛爭又將不在門戶之禍必與
國家相終始
朝廷之上也先自亂又何暇閒封疆之事哉而臣
亦豈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
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奏
內傳頓更票擬至謂宋家禍敗繫于講學誰爲此
言以告
皇上者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
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禁

目攟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
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于宋儒
成祖文皇帝復命儒臣采輯宋儒論學之書爲性
理大全頒行學宮二百五六十年道德一風
俗同一切裂防决綱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
爲者繇于此
皇上奈何輕聽二三科臣之言而不深考
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
多嘵而少俞乃二三科臣獨有當于
聖心若是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爲結黨則

世之結黨者皆盡講學之人苟欲結黨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爲可議則 臣 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官爲應天巡撫尅覈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擠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爲是至于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爲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 臣 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 臣 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易起若不稍爲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

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無有紀極昨且有
僞作銓臣之疏欲毀書院者世情險怪一至
于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
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
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爲
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
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爲執政而諸賢連翩去
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
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跼蹐而不安者故敢
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爲偏護則臣願與

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以爲是也臣生
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
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
聖明俯垂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奉
聖旨大臣真品實學自能維扶世風言官意見參
差不妨互相質證但不得參以岐念迹涉猜防
鄒虛衷持衡剖陳剴切足定國是以正人心鄒
元標馮從吾已有旨諭留這所奏朕知道了該
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初八日

乞休第十四疏

奏爲懇乞 冒昧失言俯鑒佐理無效老病難支

懇

恩休致事頃 臣 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

一言蓋 臣 自弱冠爲諸生聞元標抗疏廷杖

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爲眞古

之遺直比 臣 通籍則元標再起爲給事中爲

吏部皆以直言去 臣 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

起元標罪 臣 即 臣 亦自以爲生平第一缺事

幸遇

皇考

皇上錄用遺賢拔擢元標而　臣　亦自田間來得有

同朝之喜元標屢有去志皆以　臣　勸留而止

臣　亦自盡其夙心耳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

標一至此也童蒙辯　臣　疏謂無逐元標之心

對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幾而郭允厚

繼之郭興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允厚併

及其人品興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爲名入品

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爲賊三臣之意同

而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

矣擬學官之政

勑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正所爲

非

祖宗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議背成憲失人心正

爲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至以屢奉

內傳數語爲 臣 之險毒則 臣 不過據事直書同官

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揑一語亦未敢過疑

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 臣 主張目前使禍機

立息則如此一事 臣 已不能主張矣誰發禍

機而望 臣 息之哉然童蒙實未嘗攻 臣 臣 亦

豈可爲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
告窮茫無以應而黔滇危困至極其承役來
此求救者日對臣涕泣臣亦爲之淚下無餉
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及科道官又連章
累牘請免加派然終無可以免加派之策臣
本老病之人爲此焦思苦念日夜眩暈每對
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自立本意勉挨明春
方敢決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留亦無益
伏望
聖慈憐允放仍

[illegible]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足餉足兵[illegible]
救濟黔之策其他閒言剛語可以暫置[illegible]
並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林間有
餘幸矣臣此言猶及童蒙甚愧其多且非體
以後再有譁說不敢應也臣不勝悚息祈懇
之至奉
聖旨卿以元老王侍國是且憂心世道保護善類
自大臣事小臣聽窺之言何必介意封疆阽危
兵食早匱正賴卿廷納羣策入告遠猷用副朕
軍國倚重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十二日

乞休第十五疏

奏爲老病月寒宿疾大作懇

恩放歸以全殘喘事臣頃感觸時事疏請休致伏

蒙

聖恩曲賜慰留臣亦欲勉扶殘冬俟至春初方敢再請無奈老年之人血氣虛弱一遇寒風侵入肌骨雙膝兩踝痛楚如割日夜呻吟不能合眼向時所苦痔瘍又復大作其大如拳其熱如火每一下血輒至數升齒髮盡落飲食

俱廢似此情景去死幾何安得不動首丘之
恩乞殘生于
君父哉苟以臣有尺寸之長尚可自效則目前朝
端之構爭風波復起廷臣望臣以調輯而臣
不能也
奈洛之乞
恩大典久閼禮臣望臣以力爭而臣不能此又列
之名碩相繼乞歸諸有識者咎臣以挽留而
臣不能也至于封疆大事安危所關更不能
設一謀畫以佐緩急然則臣之在此將以何

將而
皇上亦安用臣爲哉頃朱童蒙有疏及臣臣已明
言不敢因此求去郭允厚雖極力駁臣臣亦
以爲此報施之宜無足深怪惟是謂臣作記
文以譏嘲鄒元標及元標被論臣遂欲取回
原文則其視臣太淺而糚點亦太不情矣此
更不足介意第因求去而漫及之伏望
皇上哀臣憐臣即
賜放歸臣先後在綸扉已十年亦曾少效微勞與
虛受國恩而去者似稍不同敢以此求

皇上之憫念臣即死于道路死于家鄉皆瞑目矣

奉

聖旨令外患方殷內治亦未見修舉賴卿元老碩力贊襄即與論議繁多直折紛囂尤見定力覽奏知以憂時焦苦卿但堅持一意誼激匪躬當自爽徒作孚所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十六疏

奏爲萬懇

天恩俯容休致事 臣 之病苦真情控於

君父者已具前疏中今遂

慶典不敢再陳頃者扶携勉出拜

賀歸即眩暈嘔吐不能支持日夜思惟綿力孱軀

當此時勢千不能爲萬不能爲即昨科臣周

士樸所陳票擬之外錯以爲人所不能明者

當以片言明之人所不能斷者當以片言斷

之

皇上視臣有此識見力量否臣之甘與鄒元標同去正自度其力之不能恐天下後世推敲於存亡利害之故而委罪於臣如士樸之所慮而非止為講學之一端也士樸或以臣言為元標左袒故發此論耳不然士樸與臣亦有一面之識豈其不知臣之庸下而乃望以扶危定傾之事業哉夫無宰相之才而冒宰相之位固臣之所甚不安也無宰相之權而當宰相之罪亦臣之所必欲逃也臣始者固與尚書張問達相顧惻以為封疆之事良未易

談惟是持虛平之心以挽朋比之習為
國家銷此隱憂庶幾可為今相與咨嗟俯此亦
不能矣臣在此一年所見大臣去國如劉一
燝周嘉謨王紀孫慎行韓爌皆發自言路斷自
上傳今鄒元標又將以此行矣此雖言者之害體
聖心抑亦進退大臣之道當如是耶臣之辭疏同
官諸臣必不肯擬放更望
聖慈哀憐傳諭票允使臣得從一燝等之後感戴
天恩當更倍于諸臣不然臣非但不能扶危定傾
且併與元標同去之言亦誕謾耳人將執此

罪臣臣復何辭以自解哉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悅謂當卽日進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矢心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卽朕倚任之重豈得謙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卽出佐理愼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謝宣諭疏

奏爲欽承

宣諭恭陳謝悃事該臣以老病具疏乞休奉

聖旨昨朝班中見卿稱賀朕甚嘉悅謂當即日進

閣何乃又有此奏中外多事正大小臣工矢心

盡職之日卿以元老率先百僚言官期望之殷

即朕倚任之重豈得謙讓引退還着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卿宜仰體朕意即出佐理愼勿再陳

該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捧出到臣私寓

臣恭設香案力疾叩頭謝

恩荒竊念臣受事年餘屢次陳乞非敢惜犬馬之

軀自孤

恩遇祇因抱膏肓之病難効馳驅乃蒙

溫諭屢頒瀝臣誠至苟有心腎能不慚愧惟苦情

之難盡故屢疏之頻煩瀆賴

聖慈曲垂炤察謹先陳

謝尚俟別祈臣不勝感戴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且夕即出以副延佇不

必別陳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乞休第十七疏

奏爲再訴真病極吐下情仰祈

聖鑒事臣惟人臣之位至首輔而極

國家待臣子之恩亦至首輔而盡在貪戀富貴者固必不肯去苟力能報稱者亦必不當去乃臣之衰憊而無已者誠見其力之必不能爲不去必蒙誤國之罪而人又安排此罪以歸于臣不敢晏然坐受此凡有心腑者之所共亮也若臣之言病又皆實情實景與假托者不同臣自爲史官以晏起失朝其後但遇

朝期即不能寐少年時尚不甚苦五十以後
漸浸受累每當不寐即舌燥唇燋腸熱如火
頭痛如刺展轉床褥度夜如年七尺之軀精
神幾許堪此煎熬往在
綸扉與方從哲共事每爲道此今從哲猶能述
之知臣非飾辭也然彼時臣猶早起則不寐
不則安寢至巳未年冬不知何故連三四月
晝夜不得合眼昏憒欲絕家人巳爲治後事
徼天之幸至庚申春少愈然猶時作時止終
爲患苦臣之鄉人無不知之行人臣呂奇策

奏

命召臣即告訴此病非今日始言也惟時臣絕
無出山之念後聞遼陽陷没心甚不安終日
焦煩臣之孫勸臣謂既如此不安何不勉強
一行今
聖主在上事尚可爲萬一此病得愈亦可自效不
然乞歸未晚也臣心以爲然遂力疾北來受
事年餘雖竭盡愚衷終無補于國事之分毫
而臣病又日增矣加以痔瘍大發每一下墜
糞血迸流不堪污穢浣濯揉摩日常數次如

此瀉軀豈可以近
御座奉
至尊又瀉墜之時輒前後閉塞有如病痢每當
朝講侍立稍久卽不能支
皇上若以 臣 爲誑則使人驗之如其不實卽坐以
誑謊之罪亦不敢辭且 臣 年老氣衰牙齒脫
落僅存二三又皆搖動一觸卽痛不可忍遂
廢飯而進粥今併粥亦不能食雖強吞少許
亦糊塗入口而已昔人謂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 臣 今求爲飲食之人亦不可得況其他哉

斤
明興以來閣臣無獨任者間有獨任亦不過歲月
乃臣事
皇祖八年隻身受事百責交叢一生精力耗盡于
此臣之乞歸
皇祖苦欲留臣終亦體臣下情予以生路今日之
尚存殘喘以望見
天顏皆
皇祖賜也微獨
皇祖即

皇考在東宮亦惘　臣之苦臣歸之日聞對近侍嘆息若

聖其有尺寸之誠效者茲事

皇上又竅餘矣以臣憑藉十載之微勞而乞此垂亡之朽骨於願非奢以

皇上眷念

三朝之舊隷而待以不死之新恩於禮已盡是亦聖世之光而老臣終始之幸也頃

皇上責大小臣工以潔已求去臣愚竊以爲臣工之患不在求去今之紛紛多事正爲去留如

人人肯太

朝端豈不帖然安靜光 臣 之此官危不患無人做

亦何必苦 臣 爲哉 臣 言盡矣苦矣萬望

聖慈詳覽而矜允焉 臣 不勝冐昧悚息顒祈之至

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所患苦朕用惻然動念

但今中外多事卿既以感憤時艱力疾赴召自

能不替初忱共圖匡濟軍國事重端賴主持徵

苦善攝當不爲礙佇望勉力卽出以副眷倚之

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救文修撰鄭度當疏

奏爲

聖節屆期義當勉出併陳愚悃恭候

聖裁事臣以老病乞歸情辭懇切已具前疏未蒙

矜允今

聖節在邇萬方臣子奔走稱

賀臣爲首臣豈敢安附私寓當於一二日內扶

携勉出恭候

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

能料理頼有同官諸臣協衷共濟臣亦延挨

少時再行陳乞今未敢瀆其他政事臣亦不
敢言惟是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以上疏
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
官日昧搶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瀆聒之罪然敢
狀下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
講學勤政此皆
皇上所極留心共所以下
聖怒只在朝儀一節此乃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震孟書生也但見

史冊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
臣下有所獻納無不面奏冊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
分雖存
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欵欵之愚而欲效之此書
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敷陳于
宸聽終未盡徹臣等私心亦尚歉然不敢以震孟
之說爲盡迂也若其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

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漢文帝賢
王賈生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受
之不以爲過千古傳誦以爲盛事
皇上方爲堯爲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
終不可解哉若鄭鄤所言蓋因震孟疏
留中爲之申請且望于向時
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好名則有之非
敢黨護于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莫重于鼎甲之
第一人

天下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
歲殿
試飛第一科關係更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傳之日衆翕相慶以為
得人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
罹譴逐非但無以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于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
小知已即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
愛護而保全之震孟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謾

之心即非人類
皇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
摧折之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臣等仰體
皇上德意矢公矢慎杜絕賄緣一時儲養清脩彬
彬郁郁亦一二英之名士也今與震孟同去殊
爲可惜竊慮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
成就其才耳然臣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先皆

以狀元坐此謫官云[illegible]
臣爲第一而惜當[illegible]
之被謫于名得矣而使能自復以惜二臣者
惜裴孟等待經爲
聖德之累乎況于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又將謂
皇上之罪裴孟等不在于朝儀之一節也臣草
疏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老臣也苟心存
欲盡默而不言即爲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人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度與天地同寬而

令名並堯舜無數矣奉

聖旨覽卿奏進閣朕心甚慰知道了制科

累朝所重朕方作養人才豈忍摧折但書生不知

忌諱文震孟鄭鄤遵前旨行卿還但體朕意不

得雨來申請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辨徐御史參總督疏

奏為救患宜急愚昧失言致因舉臣之言備陳始末以明心跡事臣於十二日以身病不能入直不知御史徐鄉伯有本為川貴總督事指及閣臣今日

慶賀禮畢於朝班中復譚及此事乃知鄉伯之有言也鄉伯雖泛言閣臣而其實言自臣發與同官無預不得不直陳之臣註籍日久閣事毫不預聞至此月初三日乃入

朝聞有更換總督之議臣問吏部尚書臣張鵬

迭議已定否問達曰未定 臣 曰當以何人換之問達曰欲用四川巡撫朱燮元 臣 曰燮元料理蜀事已有成效今奢酋躭躭思欲再逞燮元去蜀將誰為蜀保障者且黔事至急不容少緩燮元一身又救黔又救蜀恐勢未必能救而蜀已受禍矣今我續已调毛兵調秦明所兵以黔為事一聞此議盡皆歛手如代者旦夕不即到而黔之危旦夕已不支矣欲換我續必須擇其勝我續者而又須旦夕可以即代我續者庶不誤事此乃西南安危存

亡呼吸之關不可不慎大司馬新到素有獻

略當與商之 臣之言不過如此同官與九卿

諸臣共見共聞有何密授有何獨權有何獨

面之可循有何兵機之可兒戲卿伯何所關

而作此說耶况當日所言乃換總督耳並未

言及于總督之不當設問達亦何所關而以

此告卿伯耶 臣 為執政軍國之事皆得與聞

若中有所見便當昌言上可以告

君父下可以告廷臣何必用密何必造膝附耳我

續于 臣 絕無私交其入蜀之遲滯 臣 曾櫻擬

旨責之且移書促之耿耿私憂固未嘗一日忘黔也若如卿伯所云則是 臣 非但不欲救黔且欲禍黔矣世間有如此狂悖喪心之人乎 臣 書生也黍不知軍旅但私心以爲封疆之事竟當委任封疆之臣若旁觀之議論與從中之牽掣終是僨事

皇上試觀自有東事以來公車之牘塡委如山曾有一確然不易之策斷在可行行之而必有效者乎

明旨但許諸臣條陳爾事而不許其言及內中擔

臣則亦旣奉行矣臣以爲言及內中不避忤
聖心耳其得失猶無甚僨若言與事一不當反足
以掣臣之肘而灰任事之心其利害殆不
測也此眞以兵機爲兒戲耳臣願諸臣之毋
輕言也今西南所苦在無兵尤在無餉黠人
蜀人滇人計出無聊惟望臣代爲請餉臣亦
諄諄言之而
皇上不聽也以爲臣之微誠不能動
天則誠有罪矣豈遂置數省于度外乎諸臣方責
臣以擔當臣畧伸其愚已蒙彈射至恐

皇上移于奄之威福吏部失用人之職掌其罪臣
防臣如此其甚也然則臣之所擔當者果何
事乎以今閹臣之權可謂至輕用舍進退毫
不須問矣乃併此一事亦不容言乎又代為
銓臣過計之若是乎臣老病頻連日益衰
鳴乞歸徒以
聖節在邇強顏復出然自知快口直腸頃所疏列
多忤時論自今以後斷不敢開口談天下事
矣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作速將總督議擬其衆我補尚未

得代仍須留心料理黔事別遴以人言藉口
卸擔是亦臣之所以爲黔計也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軍國大計正須集思贊决郎私
寓亦宜預聞況川貴見設有總督官朝會公議
更置以求妥當何言授意不設近來言官論列
公私爭持薦劾抵捂以致趨避迴侵撓用人
職掌正不獨此一事且自該省用兵以已屢經
發帑何得復責望於卿小臣猜疑妄言不必介
意自明其議撤總督併張我續料理應援俱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　月十七日

覆參徐御史疏

奏為人言所至心服認罪事臣以御史徐鄉伯

疏言川貴總督事歸罪閣臣臣恐為同官累

又鄉伯必欲臣言總督不當設之故臣不得

不直述其事情初不知言官之言不容人辯

也乃鄉伯又有疏視前更甚臣若再與辯折

愈覺戾矣惟念生平無違心之言至于有是

言而抵賴則市井無賴之所為臣雖不肖必

不至此前疏所云言言真實若有一言虛妄

尚書臣張問達豈不笑臣天地鬼神既聞臣

言矣豈不誅臣乎臣所自愧者有惓惓救黔
之心而反見疑于黔人又見疑于黔人之頗
相識者則其見識之迂疎與其生平行已立
身之不足取信大較可見又安敢不自責自
咎而反置半喙耶鄉伯言臣授意鄰權以兵
事爲兒戲反覆發明而總之不過曰據理直
斷有理有斷臣安得不服惟云總督不當設
刑張我續見任總督者也當裁革矣何又云
臣欲畱之耶斷之以理通乎否乎鄉伯既與
聖上有瓜葛矣何不見臣一詢其虛實而後

彤之彈章亦未飛乎夫主司取士萍水相逢
有何情分反而操戈自是尋常世態故臣號
中不敢一字談及而卿伯乃引在三之義以
自愧過于厚矣然臣既授意矣離權矣以其
事爲兒戲矣甚且扼虎豹之關移
皇上予奪之威福奪吏部用人之職掌如此之人
決不可一日容于
朝端以禍
國家乃又責其擔當東西之事不得殆擔何卿
伯之爲

國謀不忠而言之自相謬戾一至此乎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若遽以卿伯之言來去則近于淺衷但自今東西之事悉聽該部主張臣不敢發一言至臣疏中所云旁觀之議論從中之牽掣則是臣平日意見泛言邊事皆是如此不為卿伯發也卿伯即駁臣臣終不受要之臣為輔臣而數與言官相抵牾亦當知所以自處矣臣言止矣臣不勝慚愧瀆之至

奉

聖旨卿特具褒寄勿小臣臆倩正不必與辯但事關

緊要不得不一申剖覽奏愈以明悉朕知道了

邊疆多事選賴卿主持大計以副倚任該部知

道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救御史蔣允儀揭

蒙

發下御史蔣允儀回話本文書宮李輝口傳

聖諭責其含糊不明擬

上旨重處臣等細觀本內于丁巳察與部院科道主

察佐察之人皆已臚列明白郎邊疆誤事之

因虜狄橫肆之禍亦已備言無所含糊臣等

郎欲擬

旨詰責亦無可措辭

皇上之責怒允儀

聖意或別有在而非臣等之所能窺也今

聖節長至慶與騈臻

皇上之祉福方新中外臣民皆蒙餘休而沾慶澤

萬國冠裳畢集于此以觀

朝廷之舉動而乃以無甚干係之言處一御史其

何以增吉典之光而徹中外之觀聽哉故臣

等敢祈

聖度優容擬行奪俸以聽

聖裁蓋揆之事體只宜如此非但曲護允儀也臣

等屢奏

傳諭屢有申救自知煩瀆之罪不干於允儀之默

而不言於心終是不安伏望

聖慈曲垂炤察　臣等不勝悚息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回奏起用言官摺

適文書官金良輔恭錄

聖諭到閣

諭內閣前屢次降旨科道各官但因各輩輒行恣肆報復淆亂國是欺藐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量加薄懲示警况今朕壽冬二節并宮中大喜特將前降謫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俱各准復原官都著恪共乃職不許假前妄生猜疑逞臆玩愒如有後蹈前轍的定行加擬重究不宥卿等傳示該部遵行特諭欽此

臣等再三莊誦不勝欣慰不勝頌服竊念劉
重慶等諸臣或因言事或因過失偶罹譴責
自當引咎省躬在廷諸臣雖頻章申救亦以
煩瀆
天聽爲懼不謂
聖度如天
雷霆之威方震
雨露之澤隨敷乘
慶典而沛
德音一時五臣並復原職此毋論轉圜止輦之盛

事所不足言即二帝三王納諫用人之芳規亦不得專美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其勝權

辭而光聖德當何如哉有

君鄉此誰不愛戴于以削平亂逆奠安疆宇亦何

難也欽臣等即傳示該部遵行所奉

聖諭[illegible][illegible]藏閣中乃區區愚衷有無已之請者則以降諭各官尚有賈繼春江秉謙侯震暘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等數人其事體同其望恩

下

皇上亦同備蒙一視之仁並下賜環之命此尤中

外所喁喁而想望者如
聖意未即慨允則元旦之令節將新
宮中之喜慶相繼亦不妨少須臣等敢冐昧而
豫請之統望
聖慈俯垂鑒炤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爲川貴雲南請發全撥
臣等存得戶部及廷臣會議兵餉本具苦心
設處業已無餘法矣不得已而請及
內帑以佐之臣等知內帑無多
聖意未必慨允但今日川貴雲南危困已極而貴
州之勢更難支持此時即有兵有餉尚不可
保况欲以枵腹之兵救此燃眉之急必解寺
矣此三省地方係西南半壁有一處敗則兩
處皆危而鄰近各省如湖廣廣西且並受其
禍其關係利害存亡甚不細也

皇上何吝此數十萬金而不以救此數千里之封
疆乎日者各處撫臣請餉之疏皆嘔心瀝血
其差來各役日向臣等涕泣臣等無辭以對
今該部所措處百五十萬金猶是望梅畫餅
難濟旦夕者
內帑又復堅鍵則此三省之危終無救法而臣
等與廷臣皆莫知所以爲計矣事干
宗社故臣等不得不苦口一言煩瀆之罪自無所
逃伏望
聖明炤察施行　天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添閣臣揭

為添補閣臣事　臣等竊惟今之閣臣無宰相之權而人加以宰相之責故其任愈難當太平無事時猶可因循奉職今疆陲多警兵革倥偬　臣等二三書生不閑軍旅雖折衝禦侮固有專屬而帷幄謀議之地亦必得宏才奇抱之英相與籌畫庶幾有濟況　臣向高老病衰頹力難奔走臣承宗視師山海未還綸扉若今日不豫闢登庸之路恐他日又不免單匱之憂故頃者科道諸臣連章懇請責　臣等

以同升之誼非無見也昔
文皇帝初設閣臣卽有七人我
皇上登極之歲列名者九良以政本重地不嫌其
多非如他曹之各管一職官有定員者比耳
伏望
聖明念時事之多艱憫臣等之困苦
勅下吏部從公推舉堪任數員列名上
請簡用一二員同臣等辦事庶輔理得人劻勷有
賴而臣等亦得免于猥瀆之罪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誠爲國朕悉已知况今

圖方多事之時正賴卿等劻勷籌畫眞闕非乏
卿等屢請枚卜閣員著吏部公同九卿科道會
推將見任并在籍素有才望老成幹濟的推五
六員來俟朕簡用吏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救夏御史揭

蒙

發御史夏之令本該文書官王敏政等

傳諭深責其非所宜言者革職爲民仍令九卿科

道會議　臣　等竊惟毛文龍在海外挺身奮勇擒

獲佟養眞等不爲無功然兵力單弱接濟甚

難朝鮮之情形又不可知昨登萊巡撫袁可

立有疏甚言牽制之無處海道之艱危五千

淮兵之渡海者率飄泊于各島未有一到而

文龍有疏亦云必得兵四萬而後可以有爲

臣等度今日之財力必不能辦此然則三方布置之說竟未易行之令之貶柳文龍雖爲太過而其深憂遠慮商度于進止之宜緩急之數亦不可謂無見也乃以爲與吳甡沈應時會同辱國泄事于外不亦過乎賀世賢滯陽之敗竟無消息故人謂其降奴乃至今奴中不聞有世賢其人傳者多謂世賢實係戰死俟有所信尚當褒䘏乃以爲與之令交通不愈枉乎之令巡視中城拏獲奸細方奉旨用近又拏捕奸徒多人下部嚴訊

韋敝之下少賴以肅清而忽以一言之失遂奎
削[illegible]相人將疑此等巨奸有通神之力能去一
御史如發蒙振落以後雖有漢大奸惡亦不
敢問此其干係甚不細也臣等竟無私于之
令再三籌度其事情只是如此萬不可過有
處分至兵機進止自有該部職掌若九卿科
道會議徒致紛紜非干兵部覆會陳易疏也
奉
上傳擬
旨不允矣之命疏臣等謹斟酌擬上而附陳愚衷

如此

國家大事必求妥當不敢不言伏望

聖慈俯垂炤察

天啓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濟點閣臣揭

頃蒙

皇上特允臣等之請會推閣臣伏蒙

點用四臣大出望外臣已遵

命擬上何敢復言但出閣後聞人言籍籍皆謂從

來大臣

點用皆照名次即臣等叨濫亦以列名在前舊歲都御史之不用鄒元標工部尚書之不用孫瑋皆爭論紛紜有許多疑忖況在閣臣尤人所觀望與他官不同而首推之孫慎行盛以

弘不蒙

點用揆之人情政體殊爲未妥雖已

點四臣皆一時之選而此二臣之不用人終求之

而不得其故展轉揣摩何所不至在模行或

以禮曹條議有所觸忤而以弘日侍講讀居

官淸愼

聖心素鑒與望咸歸亦何爲而併置之乎人言如

此臣等竊恐一畨盛事反滋多口故不敢不

聞干

皇上伏望

聖明再加詳察于孫愼行盛以弘二臣内推
點一員庶于舊章不至盡失而煩言亦可省矣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知道了前請枚卜閣臣朕已點
用多員今既言名次何必請點且孫愼行前因
輒藉紅丸論劾舊輔非公自慚告歸有何觸忤
遽難簡用盛以弘職在講幄但語言弗爽難以
佐理俟另行擢用况予奪出自朕衷推舉豈可
盡點外廷有何疑猜卿等不必預與遵前旨
行如有市恩賣奏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八日

再請添點閣臣揭

昨臣等以

點用閣臣具疏上

請未蒙

發下今

點用者已發臣等何敢再言但此事體甚有關係而外閣人情深以孫愼行盛以弘之不用爲疑蓋此二臣皆曾經三次推衆共爲輿望之所歸可知前推二次以資俸尚淺故列名稍後未及

點用今次首推矣而復不用人安得不疑從來詞臣未有三推閣臣而不用其推閣臣亦未有首兩名俱不用此毋論外間疑議卽臣等亦求之而不得其故也疑議既多則煩言必起一番盛典及致紛紜故臣等不得不再申一言伏望

聖裁再允用一員將臣等此揭

發下擬

上庶於事體妥便而羣疑亦釋矣臣等斷不敢有一毫私意以欺

皇上也奉

聖旨前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九日

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政幾事臣以庸劣之才備員秘館遭

遇

三朝再階政地先後十載尺寸靡聞頃當封疆多事之秋正是感恩圖報之日顧謨謀短淺既無補于安攘而議論煩多又終難于調輯

講筵旅進旅退啓沃未聞言路若塞若通俛同何取名為輔弼深愧叨塵力乏擔當屢經指摘兼以十旬九病每求去而未能要之身老計

窮縱勉留而無益伍歲秋冬之間已決歸志第念聖節元旦皆在目前未敢堅請今拜舞已畢正欲具疏再陳而六年計典又復届期臣爲百僚之首尸位瘝官孰過于臣若靦顏忝切默腼之謂何而何以服有位之心哉伏

望

皇上察臣衰憊無狀憐臣老病情真即賜

聖裁放歸田里庶政本無倖位之流而微臣遂首

丘之願其爲公私利便非小補矣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清端亮後先秉政茂著績勞

朕方厲精思治賴卿表率百僚以佐新政覽奏
具見謙抑其尚德獻贊襄用副眷倚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初八日

辭　玉牒加恩疏

奏為承　恩莫稱揣分難勝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事准吏部咨以玉牒告成伏蒙
聖恩加臣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仍給
與應得誥命臣捧誦
溫綸仰見我
皇上篤念天潢優禮輔臣至意不勝感愧竊惟玉
牒纂修起于萬曆三十八年乃臣直閣時所
題請去今已十四年而臣重入綸扉業觀成
事徼被

鴻恩可稱厚幸第事止于稽查原無繁難之務力
勤乎胥史徒存提調之名加以歲月悠悠虛
糜廩餼後先祿餼莫補分毫頒賞銀幣之錫
已爲過隆況于中樞崇階符丞華於
寵加累世
恩重臨涯而敢覥然受之以取冒濫之愆乎臣自
揣分義尚難祇承故敢瀝誠控辭毫無假飾
伏望
聖慈俯鑒愚衷即垂矜允使臣心得以少安其爲
感戴尤倍尋常矣奉

聖旨卿以元揆輔政茂著猷勞玉牒卿前題修今
復完此大典加恩首及用示眷酬卿宜祇承以
副朕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十五日

爲陳吳二翰林請加官揭

該御史方大任奏薦原任翰林院編修吳應賓學行應加銜致仕本

旨聽閣議臣等看得吳應賓夙負才名擢居翰苑隨因目眚家居日以譚道著書爲事其所論撰多足以發明聖學感動人心而操履端嚴家庭孝友尤爲鄉人所推服臺臣與同里閈聞見必真惜其身嬰廢疾效用無從若量加職銜以示風勸亦憐才恤困之盛典也臣等又查得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陳懿典立身行誼著作文章皆與應賓
同而目疾亦不幸相類其在詞林效勞更久
臣等心甚惜之而不敢為請今因臺臣之言
敢併為議及合無將陳懿典量加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應賓量加左春
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俱予致仕日後病
痊不妨敘用庶
聖朝曠蕩之恩不遺於枯朽而二臣淪廢之後復
慶乎遭逢增詞臣之光生山林之色其於世
道亦未必無小補矣伏望

聖明裁定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續綸扉奏草卷之七終